

## 立冬时节饺子香

□陈真

立冬时节，田野里已几乎没有什么农活儿，一家人也不再鸡啄米似的忙碌。于是，母亲便有空闲时间庆祝立冬节气的到来，最直接的方式，莫过于为全家人做一顿饺子。

为购到新鲜的食材，做一餐可口的饺子，父亲往往都是匆匆吃过早饭，推起自行车，把我放到后座上，一路颠簸到街上，与集上的那些小贩“斤斤计较”。

在家庭经济支出方面，父亲是比较吝啬的，为能减少开销，他不辞辛苦，又在家里的小菜园里种植许多种类的菜蔬。因此，他到街上只需要买一些肉。

父亲在一家肉摊前停了一下，用眼瞟了一下案板上的肉，摇摇头，随即转向另外一家，辗转数家后，他最终在一青年的肉铺前驻足，或许父亲认为，青年人做生意经验不足，说不定更容易讲价。

青年嘴很甜，张口叫道：“叔，来割点肉啊？这些

都是今天的鲜肉，买些回去包饺子吧，保准好吃！”父亲脸上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，试探般地问道：“多少钱一斤啊？”

“都是挨边庄的，不可能多要，市场价，六块钱一斤。”

“哪有这么贵，说个诚实价。”其实，父亲并不知道肉价，因为家里平时很少买肉，但他很聪明，无论小贩说什么价格，父亲都要压低一些。经过几番讨价还价，价格都快被压到小贩不愿意卖了，父亲嘴角微微一笑，只好善罢甘休，终归是父亲如愿。

父亲拎着肉，带着我，风尘仆仆地回到家。

母亲在家里早已择好韭菜，擀完面皮。她把肉放进温水里，浸泡一会儿之后，重新洗了洗。母亲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，把肉平放在案板上，一手操起菜刀，厨房里传出“噔噔噔”的剁肉声。声音平息之后，母亲把切碎的韭菜撒到肉馅上，撒进一小勺盐，又搅拌一

阵儿，使盐充分浸入饺子馅里。

这个时候，母亲吩咐我到灶膛前去烧水，她和父亲则开始包饺子，一家人分工合作，其乐融融，不时开玩笑，笑声充满整间厨房。等到他们包好饺子不多时，锅里的水也烧开了。母亲把饺子下到锅里，用勺子搅拌几下，防粘，嘴里还念叨着一句关于饺子的谜语：“南边来了一群鹅，扑通扑通跳下河！”

她拿出来勺子和碗，准备盛饺子。锅里的水沸腾着，都快要把锅盖掀起来，母亲看火候差不多了，手疾眼快，一手掀起锅盖，一手抄起漏勺，盛出香喷喷的饺子。

第一碗总是属于我。抱着满满一碗饺子，我屁颠屁颠地跑出厨房，母亲还在身后心疼地喊着：“我的孩儿来，慢点儿。”

立冬时节，万物收藏，我也要把当年一家人在一起吃饺子的记忆珍藏，放在心底，永不遗忘。

## 牵着您的手

□梁伟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是个火爆脾气，每天检查我的作业，不是嫌我作业本用的浪费，就是说我没好好写字，脑袋总是免不了被敲打几下……我从上学就被算术搞得狼狈不堪，几乎每次考试都是不及格。有一次，我偷改了班上同姓同名同学的试卷，拿回家应付母亲，没曾想被母亲识破。她罚我跪在地上，抡起鸡毛掸子就朝我身上打去，抽的我我是那个惨啊，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不寒而栗！

我害怕母亲，但又按捺不住翻墙偷果、爬树掏鸟、下河摸鱼的强烈欲望，经常因顽皮而被人家告到家里。母亲从来不听我的辩解，每次都把我“专政”于棍棒之下，以致许多次都是屈打成招。

我渐渐地长大了，有一天放学回到家，发现院门锁着，就跑到胡同口玩耍，顺便等着母亲。正在兴致勃勃地玩耍着，望到一群妇女远远走来，衣衫破旧褴褛。我一眼就看见了母亲，她是人群中最美丽的一位，穿了一身洗的已经发白的布衣、布裤，上面缀满大大小小的补丁。她脸色苍白，目光凝滞，透着疲惫的忧郁，没有一丝笑意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被震撼了。我感到了母亲辛苦的劳作，贫穷的寒碜，她在咬着牙支撑着我们这个家。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不再让母亲穿着有补丁的衣裳。

后来，我们兄弟几个相继参加了工作，母亲也

早已不穿带有补丁的衣服。平日里，我们经常为母亲购买各种面料、款式的服装，把她装扮得整整齐齐。

前不久，我陪母亲上街逛超市，想为她买身春装。在横穿马路过人行道时，如潮的人流冲散了我们母子。这个小城市我们都非常熟悉，所以我并不惊慌。我先穿过马路，站在路边回头等母亲。像儿时一样，我一眼就望见人流中的母亲，所不同的是这回不是美丽的脸庞，而是母亲随风飘舞的白发锁定了我的目光。她站在马路中间，目光慌乱无助，脚步迟缓惶恐。穿梭的人群不时地碰挤着她，使她局促地有些站立不稳，不得不用双手护卫着自己。母亲！我的心像被电击了似的颤抖。我迈开大步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冲向母亲，一把抓住她乏力失措的手。我感到她的手好冷，冰冰的……

母亲的手在我的手里好长时间才恢复温热，却又显得瘦弱、无力，没有以前丰腴的力量，生硬粗糙得像一块风干的凤尾鱼。

我的眼圈红了，母亲需要的不仅仅是漂亮的服装。

我凑到母亲的耳边说：妈，我们去公园看看吧。母亲说：不去，走不动了。我说：没关系，妈，我牵着您的手！

## 忘不了的小倩

□李伟

那是一段甜蜜温馨的刻骨铭心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正值年少的我，带着青春梦想和憧憬跨入社会，那年，学校为解决教师子女就业难问题，利用学校的几间门面房开办了一个餐馆和商店，并指派两名教师负责日常工作，十多个教师子女及亲属被安排到这里，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，由于朝夕相处，生活充满了友情和真情，小倩就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。初见小倩，温文尔雅，清秀靓丽。她原是学校教师的一个远方亲戚，高中未毕业，就从皖南的故乡来到六安，加入到城市待业大军。

记得，第一次见到小倩，她笑的样子灿烂、迷人，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有了都感兴趣的话题，平时，我们谈得很投机，很默契，也很开心畅快，我喜欢她那成熟、稳重、真诚和热情的性格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她也会找机会接近我，和我聊天，帮我做这做那，也许是出于一种友好或友情吧，时常她把我换洗的衣服洗干净、晾干、叠好，送给我。那时，我经济困难的时候，曾也受到过她的接济，两人在一起，朝夕相伴的日子。幸福、快乐、温馨，牵挂，相随相伴。

小倩做人很温和，做事干净利索，对顾客笑脸相迎，态度和蔼。来店消费的顾客大多南来北往，口味不一，这就要求懂得顾客的心理，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，小店好似一个温馨的港湾，让顾客感受到家的温馨。“顾客就是上帝”这是小倩服务顾客的座右铭，顾客落座后，为顾客敬上一杯清茶，让顾客感到暖意融融，舒心、满意。在服务上，往往一个亲切的眼神和一句温情的话语，都能让顾客感动，在这方面小倩做得很好，言谈举止都为顾客留下良好的印象，也得到了顾客的首肯和赞誉。

两年后，学校因规划建设，待业点停办，我们这批人都各奔东西，小倩，她的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我们曾拥有过一段纯洁的友情，关于她的一切全是过去了，现在关于小倩的点点滴滴，我一无所知，也许这一生没有机会再相见，为了自己的一点尊严和稳重，也不愿打听，如今，我已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有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，生活过得其乐融融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尽管那时的记忆只剩片断，人海茫茫，了无音讯，却全然没有想像中的陌生。

## 犹记儿时摸毛蟹

□荣红娟

邻居送来几只螃蟹让我们品尝。那是种家乡盛产的毛蟹，两支粗壮有力的鳌角上分别圈着一圈浓黑的绒毛，这大概就是毛蟹名称的由来吧。

其实，家乡的菜子湖边有好几个圩口都养殖这种毛蟹，并且远近闻名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来往的饭店老板和街头小贩川流不息，争抢着把这些美味分享至城里的大酒庄小饭桌。我的家就在这菜子湖畔，打开大门，只要五六分钟的路程，就可以看到水天一色的菜子湖，和攀附其身际的诸多圩口。在菜子湖被围养、圩口被承包之前，毛蟹肥美的季节，我们这些附近的村民就时常去圩埂上摸毛蟹，多劳多得不上税。

为什么毛蟹是用摸呢？因为毛蟹不像鱼虾，总是游走在水流中，它喜欢靠水打地洞，待在洞里悠然自得，所以就要在靠近水面的圩埂边找洞。毛蟹的地洞和别个东西的洞不一样，洞口会有很细很细的淤泥，找到这样的地洞，再贴近细听，如果里面有“噗噗噗”的吐沫声，那说明毛蟹正在里面，就可以伸手进去摸，一摸一个准。并且不用担心蟹钳会夹着自己，因为毛蟹在水里的时候不会夹人，只是在拿出水面时才有攻击力，所以只要我们速度够快，拿出水面扔进铁桶里就没事。

那时的毛蟹都是野生的，也都是徒手摸取，怎么摸也摸不完。而随着季节的加深，圩口里的水位会逐渐下降，直至干涸。这时，圩底的淤泥区又是摸毛蟹的好去处。瞄着新鲜的蟹爪印追踪，在哪里消失就在哪里翻挖淤泥，保准就能找到一只。

不过，虽然毛蟹好摸，但那时也是上品美食，我们可没有阳澄湖边居民“把大闸蟹当饭吃”的福气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还很贫苦，又因为紧挨菜子湖，每年的汛期都有洪涝灾害，农作物颗粒无收，救济粮实在解决不了温饱，所以这些珍贵的毛蟹只是用来换取更多用度的媒介，根本舍不得留吃。偶尔品食，也只是大家子煮一只，然后剔出蟹肉洗出蟹黄煮面条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哥哥两人去干涸的圩底摸了一下午的毛蟹，第二天母亲拿去街上卖了300来块，一高兴就称了一斤猪肉回来改善伙食——用毛蟹换取猪肉，算是靠水吃水的一种无奈吧。

后来，三峡工程启动，家乡的洪涝灾害才有所缓解，菜子湖和诸多圩口也就被能人异士们承包养殖，改善了自家的生活，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。不再靠水吃水的人们，或者自主创业，或者外出谋生，曾经舍不得品食的肥美毛蟹，也在时令季节端上了日常餐桌——不再是“一锅熟”，而是一人一蟹了。